



文学行走
远路 & 情思

刘再复
著

四海行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学行走
远路 & 情思

刘再复
著

四海行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海行吟/刘再复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6

(明德书系·文学行走)

ISBN 978-7-300-21437-5

I. ①四…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1555 号

明德书系·文学行走

四海行吟

刘再复 著

Sihai Xingyi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6.5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6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把大思考与大体验带入游记

旅游文学注定是有前途的。因为读世界这部大书比读图书馆中的小书更为重要（王国维早已如此断言）。读这部大书，可以扩大眼界，可以丰富心灵，可以诗化人生。也就是说，读山川、读大地、读沧海、读世界，永远是人类争取“诗意栖居”、争取存在意义所必需的。从这一“根本”上说，旅游文学肯定不会消亡。

但是旅游文学现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发明了照相机、摄影机，甚至发明了带有“千里眼”的无人驾驶飞机。这些机器所拍摄的实景风貌，使老式的游记显得十分苍白。任何文学描述都不如艺术影像。费尽心力摹写大峡谷、大瀑布而消耗的几朝几夕，还不如照相机的一刹那。

但是照相机、摄影机，却有根本性的局限：这就是它只能呈现世界的表象，不能进入世界的深处；只能反映生命的外观，不能展示生命的奇观。而这，正好给旅游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往世界深处发展，往

生命奇处发展，这正是当今旅游文学的出路。

二〇一二年北京三联书店开始出版我的十卷本的“散文精编”集（白烨主编）。第三册为《世界游记》，我与编者商量，能否把书名改为《世界游思》。改“记”为“思”，在一字之差里，恰恰蕴含着旅游文学新的前景。

所谓“思”，既是思想，又是情感；既是对“在场”表象的把握，又是对“不在场”的历史、文化、精神的把握。总之，“思”是既要面对看得见的世界，又要面对看不见的世界；“思”是主体感受、主体思索、主体飞扬；“思”是对世界对时代的大思索。由此想开去，我觉得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旅游文学的主体感受可以由两种方式实现，除了把对世界的大思考带入游记，还有一种方式，便是让生命大体验（或称“生命大搏斗”）进入旅游文学。

关于第一种方式，我自己曾有所体会。去年，在我的博客和“再复迷网站”上发表了几篇游览欧洲与中美洲的散文，结果反响格外强烈。仅旅德一篇，点击率达七万多次，另外还有一百多个博客转载，其他几篇也被广泛传播，这些“游记”，其实都是“游思”，即对世界进行即兴思考。在德国，我面对德国国会拨款隆重建成犹太人受难纪念碑林久久凝思，觉得德国不愧是一个具有雄厚哲学积累的国家，毕竟是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等大哲学家的祖国，因此，它就拥有强大的、健康的哲学态度。这种态度，使德国敢于面对历史错误，并产生一九七〇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牺牲者纪念碑前下跪的

历史性行为语言。这一巨大行为语言，震撼全世界的心灵，也证明德意志民族生存的严肃性，所以被称为“千年一跪”。与德国相比，日本则缺少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也相应地缺少强大的、健康的哲学态度。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错误是死不认账，结果只会在靖国神社的战犯亡灵之前叩拜，完全没有想到应当在南京万人坑前赔礼反省。二战结束六十多年了，欧洲已把战争尾巴斩断，但东方还没有完全斩断。

离开德国后我又到了捷克。在布拉格，我看到遍布全城的教堂太美太辉煌了。这在书本上绝对无法了解。面对金碧辉煌的教堂，我明白了，为什么斯大林的坦克军团无法真正占领这个小小的国家，为什么捷克在社会主义时代里“闹事”。因为这个国家的宗教文化太深厚了，这里的上帝太强大了，而且上帝之根从小就扎进捷克人的心灵深处。宗教文化非常柔和，坦克装甲车非常坚硬，然而，柔和者战胜了坚硬者，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我哲学家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所揭示的“以至柔克至刚”的伟大真理。人类世界纷争不已，最后的结局还是至柔的心灵状态决定一切。

最近两三年，我还和李泽厚先生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贝里斯（伯利兹）、墨西哥等国观赏玛雅的遗迹。两次登览，才真的明白玛雅文明为什么灭亡，而中华文明为什么不会灭亡。原来玛雅种族兴旺时虽有一千多个部落，但没有统一的文字，没有统一的度、量、衡，也没有可以协调各部落部族的统一行政帝国。除此之外，它的文化也没有

中华文化那样合情合理。玛雅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只讲合理，不讲合情。但西方主流文化把“理”化为理性并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而玛雅却未完成这种进步；反之，它把原始的幼稚之“理”发展得极不合情。我在一座部落酋长大坟墓的遗迹中看到，崇拜太阳神，这是他们认定的“理”，但不合情。他们的酋长在祭拜太阳神时，杀了自己的五个儿子作祭品，消灭了自己的精英，这怎么能不亡？而中国在祭天时只用猪头、鸡鸭等等，这比较合情。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也发生过向扼杀精英的“太阳神”表忠心的荒诞现象，幸而已得到纠正。

这是把对世界的思考带入游记。还有另一种方式是把生命大体验、生命大冒险、生命大搏斗带入游记。这方面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游记”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读过《三毛全集》的第一册《撒哈拉的故事》和第四册《哭泣的骆驼》，深受震撼。读了这两本游记，才知道什么叫做用全生命写作。书中的《荒山之夜》，至今还时时撼动着我的思绪。三毛这个作家真不简单，她为了写作，竟和恋人（后成为丈夫）西班牙人荷西，一起到西非撒哈拉沙漠。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返回东方定居于台湾。第一册中的《荒山之夜》，写的是她与丈夫在历险沙漠时车子陷入意想不到的泥沼。而三个撒哈拉威族人便乘虚而入，抱住她并准备强奸她。她单身与三个匪徒搏斗，守卫住自己的身体。三毛的这些游记尽管文字上有些粗糙（不像在座的张晓风的散文文字那么精美），然而，因为生命大搏斗



的介入，她的游记却展示出一派粗犷凌厉之美，令人读后惊心动魄。这种把生命气息与沙漠大旷野融合为一的散文，真可称为旅游文学的奇观。它既为旅游文学写下崭新壮丽的篇章，也给旅游文学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启迪。

（本文为作者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第四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目 录

• 八方浪迹

背着曹雪芹和聂绀弩浪迹天涯 / 3

灵魂的名单 / 6

初见温哥华 / 10

悟巴黎 / 16

又见日本（二题） / 23

纯粹的呆坐 / 31

采蘑菇 / 34

“宁静”的对话 / 37

怪杰之乡 / 39

寻找旧梦的碎片 / 43

徘徊冬宫 / 48

嫁错了对象的国家 / 54

丢失的铜孩子 / 60

甜蜜的哥本哈根 / 64

世界最后的归宿 / 67

西贡沧桑 / 71

寻找中美洲的玛雅遗迹 / 77

佛罗里达之游二题 / 84

二〇〇五年的浪迹 / 91

• **欧洲游思**

阅读欧洲七国 / 97

又见欧洲 / 118

欧洲两大游览处批判 / 129

巴塞罗那的一件小事 / 136

欧洲两袖珍小国游记 / 139

彼得堡游思 / 145

• **美国行走**

杰斐逊誓词 / 157

美国的意味

——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

(二〇〇八年) /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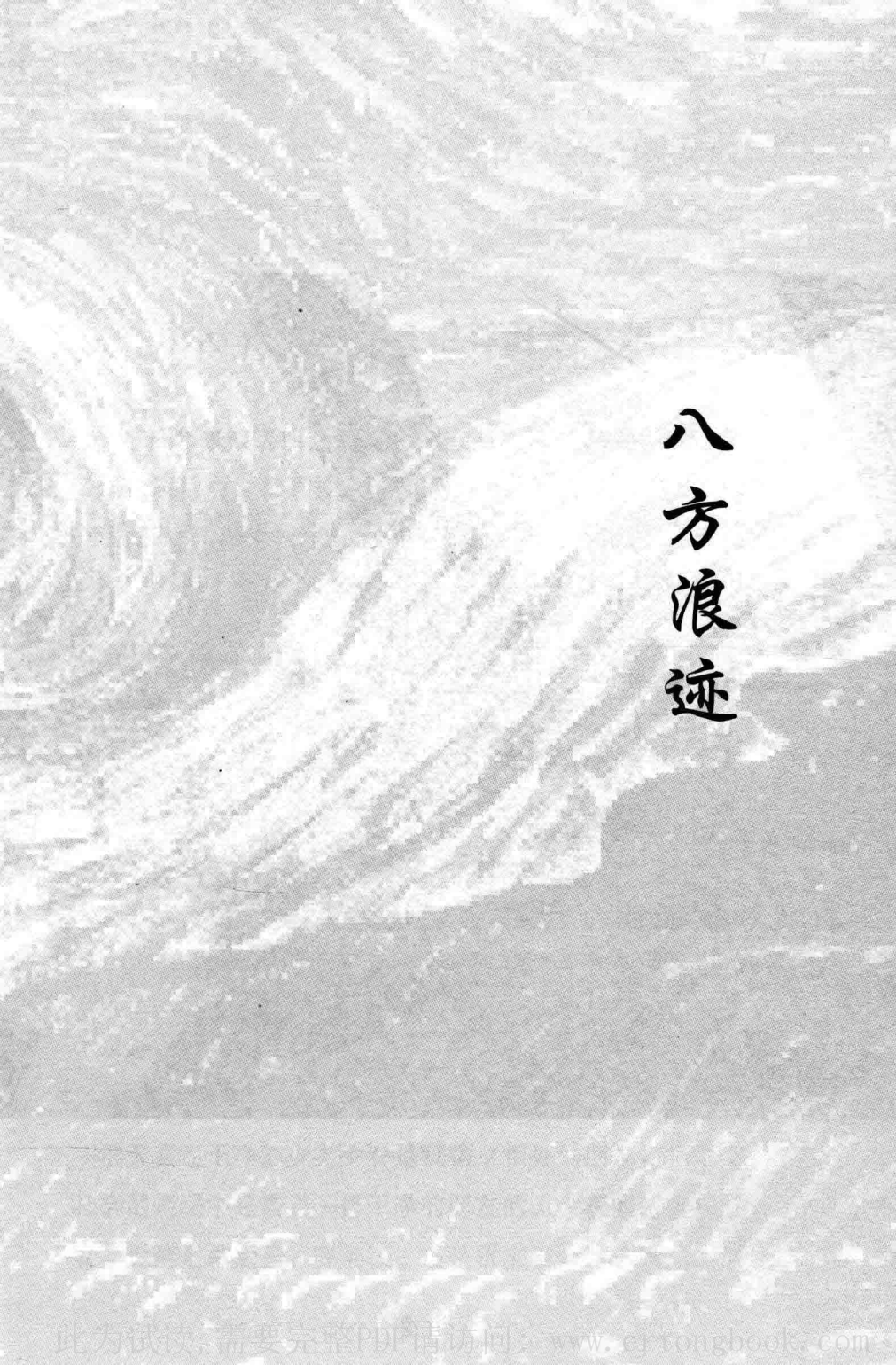
奥巴马童话

——美国腊月天里的“三言” / 173

醉卧草地 / 183

走访海明威 / 186

阿诺德·施瓦辛格启示录 / 189



八方浪迹



追寻玛雅文明

背着曹雪芹和聂绀弩浪迹天涯

三四年来浪迹四方，在东西大陆里来回往返，逼迫我必须轻装前行，把喜爱的书籍留在原处。书籍实在太重，一部《史记》就比一件大皮袄还重。可是，此次我要去的地方是瑞典，名副其实的雪国，书固然重要，皮袄也很重要。

谁陪我去浪迹天涯呢？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从屈原到马尔克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捡起，和妻子女儿争夺几个箱子的地盘。妻子重视的是形而下，民以食为天，以穿为地，书本再重要，也得先求生存。而我崇尚形而上，以文字为天为地，于是争吵，朱熹、尼采就被她从皮箱里驱逐过好几回。没有争论的只有那些我爱女儿也爱的诗人，屈原、李白、李煜、苏东坡等，在皮箱里，有他们的位置。

明知前去的学校图书馆很容易找到，但还是一定要他们陪我漂泊的古人是司马迁和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那一群天真而干净的少男少女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生活在社会的烂泥中是需要一群干净的朋友的。大观园的少男少女，无论是林黛玉、薛宝钗，还是贾宝玉，我都喜欢。我

真恨那些把他们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红学家，厌恶他们给这些充满天籁的人类花朵戴上肮脏的政治帽子，这比“佛头点粪”还让我难受。不会戴帽子的俞平伯先生还挨了他们一阵乱棍。可是，这些棍子们很快就会化为尘芥，而我喜欢的天真朋友，却在世界八方的精神土地里笑着、闹着、相思着。

除了《红楼梦》，还愿意背着《史记》。当朋友把《史记》从祖国寄到芝加哥时，我高兴了好久。我真喜欢这部又是历史又是文学的奇书，而且喜欢司马迁的精神，在严酷的命运面前绝不屈服的精神。一部庞大而残暴的政治机器，只能阉割肉体，却无法阉割掉人的精神与天才。

现代作家中我所敬爱的聂绀弩，也是一个司马迁似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阉割其精神的人。无论是恶鬼似的罪名，还是山岳一样沉重的监狱，都不能压弯他那一支正直的笔杆。比罪名和监狱更沉重的打击，是他唯一的女儿在难以忍受的牵连中自杀了。他的夫人周颖老太太告诉我，他出狱后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见女儿，怎么向他交代呢？然而，最后还是告诉了他。这一致命的消息本来足以使他丧失理智，可是，他却支撑住命运最残酷的打击，把本该滴落的眼泪吞咽下去，注入笔杆，继续写作。他知道，唯有吐出积压了几十年的正直之声，才能告慰一切自己的所爱 and 一切受难的灵魂。我不管走到哪一个天涯海角，都背着他的书和他的一些珍贵的字迹。这些书籍与文字，支撑着我的脊梁，帮助我度过世事艰难与心事浩茫的岁月。四年过去

了，我没有一天忘记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我一天也不敢偷懒，更不敢说一句背叛人类良知的話。

自然，我还得背其他书，俄罗斯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美利坚的《熊》与《白鲸》，故国的龚自珍、严复、梁启超、鲁迅等思想者，虽沉重，但已背着它们多次跨越天空与海洋了。还有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等，也和我一起辛苦辗转了好几片苍茫的大地了。但是妻子从来不驱逐他们，皮箱里有他们的地盘。这回远行，我把故国的这些学者的书和康德、福柯们的书放在一起，奔赴地球北角的雪原，结果行李超了重，被罚了一百多美元。

一被罚，就想到被罚的日子何时終了，真想有一天能结束漂泊生活，可以面对四壁的藏书，在一张平静的书桌前和古人今人从容对话，既领悟人类的卓越，也领悟说不尽的大荒谬。

（选自《远游岁月》）



灵魂的名单

经常听到谈论学问的根底与学问的功力，但很少听到谈论灵魂的根底与功力。前天听了谈论之后，我又想了想这个问题。

到巴黎的时候，有一强烈的感觉是巴黎有灵魂。“这是一个有灵魂的城市”，我把这种感觉表达在《悟巴黎》中。先不说个人，就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它的灵魂是可感觉到的。此时我想说的是，巴黎不仅有灵魂，而且有雄厚的灵魂的根底。法国的自由灵魂不会随风转向，就是因为灵魂之根扎得很深。无论是到卢浮宫、奥赛宫，还是到巴黎圣母院、先贤祠，我都有这种感觉。先贤祠建造于一七五五年，原先叫做圣·热纳维埃芙教堂，法国革命后才把教堂改为埋葬法国伟大儿子的墓地，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布莱叶、马拉、米拉波等都在这里安息，这些名字都是法兰西的灵魂，每个名字都是法兰西灵魂的一个强大的根底。我到先贤祠那一天，正是丽日当空，在阳光照耀下，我想到：这里的每一个先贤的名字分量都这么重，其灵魂的内涵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空。因为五次到巴黎，所以我还赢得时间去参观名播四海的拉雪兹神父墓

地。墓地坐落在巴黎最东头的第二十区，范围很广，我们只能按照在门口买到的墓园地图去寻访自己爱戴的灵魂。当时我一看到灵魂的名单就禁不住心跳，除了我原先知道的伟大的巴尔扎克和莫里哀在这里之外，这时才知道歌德、普鲁斯特、拉·封丹、缪塞、王尔德、肖邦、邓肯、斯泰因以及大画家安格尔、毕沙罗、莫迪里阿尼都在这儿。这都是巴黎的灵魂啊！每一灵魂的根都伸进海底，然后穿越蓝色的沧浪，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可惜我没有时间去参观几乎与拉雪兹神父墓地齐名的蒙马特墓地，朋友告诉我，那里不仅埋葬着法国的伟大作家司汤达、小仲马、龚古尔兄弟、戈蒂埃，还埋葬着德国诗人海涅，每个名字都让我低首沉思。而让全世界瞻仰不尽的卢浮宫，那些伟大的画家的名字和作品，则是让我永远说不尽的珍奇。那里的每一幅画都是巴黎灵魂的根。无须论证，只要列举一些名字，就可以知道巴黎的灵魂具有怎样的底蕴。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经历了一场大革命，但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政治倾向可以不同，但都共同保卫住自己的灵魂。其灵魂不是靠人工去“大树特树”的，而是靠积淀，靠自己天才的儿子去创造和积累。

美国灵魂的根底就不如法国雄厚，它的历史太短，积累有限。但因为历史太短，所以他们更珍惜历史。开国元勋、开明总统和思想家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都是他们珍贵的灵魂，而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惠特曼也是灵魂的一角。